



无数女人的千岁后宫，离万岁总有一步。
她冯善伊的斗争，不是争权，没有夺位，
只是心的较量。

九宸^著
QIAN
SUI

上
胡笳汉歌

千岁



九宸[◎]
QIAN
SUI

①
胡笳汉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岁/九宸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7

ISBN 978-7-229-04994-2

I. ①千… II. ①九…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1500号

千岁

QIAN SUI

九 宸 著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人:李 子

责任编辑:李 子 李 梅

责任校对:杨 婧 胡 琳

特约编辑:肖 瑶

装帧设计:八 牛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37 字数:568千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994-2

定价: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001 楔子

第一卷 北都篇

『殉情失败，与其说是理智战胜情感，不如说是怯弱打败矫情。』

003 【北都篇·第一章】

013 【北都篇·第二章】

024 【北都篇·第三章】

040 【北都篇·第四章】

048 【北都篇·第五章】

061 【北都篇·第六章】

第二卷 跋涉篇

『因为一路有你，不幸也是幸福。』

075 【跋涉篇·第一章】

088 【跋涉篇·第二章】

096 【跋涉篇·第三章】

105 【跋涉篇·第四章】

119 【跋涉篇·第五章】

第三卷 云中篇

『一世永安，当为皇后的信仰！』

127 【云中篇·第一章】

139 【云中篇·第二章】



目录
Contents

- 151 【云中篇·第三章】
165 【云中篇·第四章】
182 【云中篇·第五章】

第四卷 归宫篇

『她问自己，是想睡过去，还是醒来；是想活着，还是死去？』

- 194 【归宫篇·第一章】
219 【归宫篇·第二章】
233 【归宫篇·第三章】
246 【归宫篇·第四章】
261 【归宫篇·第五章】
- 280 番外一 最是流年不足惜（李申篇）
284 番外二 又似锦时不足帆（拓跋濬篇）
291 附录：【人物关系谱】

楔子

他，要走了。

冯善伊用碎乱的刘海遮住了细淡的眉，不想让他看到她略红的眼圈。

他此刻仍在写字，一手负于身后，另一手挥笔起墨。比起他洒脱的字体，她更喜欢看他持笔飞墨的姿态。

她转过身去，寻找了一只杯，一壶水，静静地为他沏茶。

这人世太短，又有数不尽的悲欢离合，她不喜欢。

水是冷的，没有升起淡淡的茶香，她索性放弃，她只不过想为他递最后一盏茶……

他终于抬起头，冲她微微一笑，缓缓放了笔，将那白纸一扬，上面有许多字。她也是第一次知道，传位遗诏，原来可以写得如此潦草。

他走回软榻，脱下龙袍，只穿着月白色的袍子，腰间玉佩轻轻地摇摆着。

他还年轻，再过十日也不过才二十七岁。

他继位仅仅八个月零十一天。

她走上去，跪在了他的身前，替他抚平腰间的褶皱。

“你将来可会想我？”他突然垂下目光，用手轻轻地点了点她的额头。

她一仰首，摇头。

门，由外推开，寒风吹来。昏灯的最后一次挣扎，终是灭。



“走吧。”月白色的袍子不知何时拂到了她的身后，声音极低。

那一声后，她侧了身想看他，余光却只能扫到那月白的长袍随风一起一落，她抬了一只手扯紧他宽大的袖摆，有些颤抖。

他应该是笑着，应该笑得明媚。

“冯善伊。”他最后喊了她的名字，再无声息。

“拓跋余，你好走，别因为太想我忘了投胎。”她如是说着。

出殿的一路之上，她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应当殉情，据说这在魏宫很流行。

长长的廊道很黑很静，星光忽然全都黯了下去，冯善伊有一瞬间的失神。她静静地转过身去，果然听到成山成海的哀号声，一声盖过一声。不知是谁敲响了中宫的丧钟，散在空中飘向四方。

胃下三寸的地方针刺般的痛，她疼得一哆嗦，只能靠着墙根喘气。

魏宫所有的殿门一时间大开，所有的人都在奔跑，长鞘靴上系着的金扣带，跳跃在琉璃色的长廊中，他们朝向四面八方惊恐万状地嘶喊——“皇上驾崩了！”

明明早有准备，听到这一声，她还是一屁股跌了下去，痛出了泪。身前宫人惊慌来扶，见她面色苍白红唇泛紫，宫人哭哭啼啼地念着：“您这不是殉主吧？”

善伊哆嗦着，似点头，也似摇头。

成天念叨着自杀的人，往往最怕死。

口口声声说“你活我活，你死我死”，最后的结局一般都是天上人间。

太武帝驾崩后，姑姑连哭带闹誓要殉主。而事实上，太武帝的嫔妃中，她冯昭仪是唯一活至今日的。

冯善伊，恰也是同样的人。

她有些后悔中午不该贪吃那一口冷豆羹。

冷风吹过，她又是一抖。抬眼看向渐渐模糊的夜空，是飘雪了吗？漫天的白色在晃，近了又远的是他飘摆的长袖，散着清雅的竹墨香。

她握了一束风，然后轻轻地问——“看在我那么喜欢你的分上，最后的最后，你是不是也可以喜欢我一点点？”

承平元年八月，先帝拓跋余驾崩，其侄太武帝皇世孙拓跋濬举兵而起，逼宫于城下，禁宦臣宗爱，焚传位遗诏，临朝登基，史称北魏文成帝。

第一卷·北都篇

「殉情失败，与其说是理智战胜情感，不如说是怯弱打败矫情。」

【北都篇·第一章】

冯善伊最终也没能看到心上人的梓宫。

她转醒的时候，他的梓宫已由人运去很远的地方，往后她若要看他，真不知要去向何方。

据说先帝的尸身被置放在一座奢华的紫桐木棺中，内棺上雕刻了无数龙腾螭纹，陪伴他的还有许多贵重金银玉器。鲜卑人喜好金，便以金物最多。

她曾笑金俗，他便问她汉人喜好什么，她想了想说玉吧。而后走到他身前，将手中把玩的玉佩放在他掌心，说你看这玉多好，冷暖都是它。

“人，如何不能像玉呢？”他一笑说道，“难怪汉人个个都是七窍玲珑心，八面都能逢源。”她于是再次被他噎得够呛，不过他转过头去偏夺了她的玉不肯还。

她坐起身，看见床前坐着的赫连莘将头垂得很低，苍白的唇隐隐在颤。赫连莘虽然坐在自己的身侧，目光却不知落向何处。

冯善伊挑起笑眉，无声地打量着失神的赫连。

同非鲜卑，同为当朝女官，同是太武帝宫妃之侄，她二人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同命而异族，她们之间的不同，也仅仅在身份血脉。

她是燕汉之冯族，而赫连是夏国之裔。

她的姑姑是太武帝的昭仪，赫连的姑姑为太武帝东宫之主。

太武帝唾弃旧燕汉族，蔑视冯善伊的父祖，却尊崇赫连家，甚至封了赫连的姑姑为后。拓跋余登基后，赫连皇后位极太后，如今，拓跋余驾崩，怕是又要一升再升，到了太皇太后。

名字里那么多“太”不累吗？冯善伊想到这里，不免笑出声来，一并将赫连



莘的目光引回自己身上。

赫连莘渐渐回神，顺手将茶转递给宫人，偏过视线严肃地盯紧善伊：“你姑姑四处宣扬说你有情有义有风骨，殉大行皇帝未遂。我姑姑听了，说要给你立碑封赏。”

善伊拍拍额头，深叹了口气：“我还没死呢。”

“要不你再躺回去死会儿，立了碑我再来叫你。”赫连也认认真真道。

冯善伊揉了揉眼睛，坐起身来，腰间的玉佩松了缨绳。她笨拙地打着环扣，却越系越乱。赫连拉过她的长缨，玉指绕过，三下即绾了一个利落优雅的佩扣。赫连将玉佩轻握在了手中，认出那是拓跋余时常把玩的玉，静静仰起头，认真地看紧善伊：“三人同行的情路，必定会有一个说谎。你希望那是谁？”

善伊全无情绪地摊开赫连手心，取回属于自己的玉，笑道：“我只希望不是他。”

“你我，仍打算争下去吗？”赫连亦随着她笑，目中有隐隐的骄傲。

冯善伊扳过赫连双肩，认真地看过她每一寸目光。

就是这样的女人，从小到大，每次都会抢走自己喜欢的东西。

也正是因为她，她冯善伊一次也没有赢过。

就拿自己三番五次不顾脸皮向拓跋余主动求婚回回被拒来说，换了赫连莘则不一样。听说日前拓跋余尚在朝堂上信誓旦旦说要娶赫连氏为后，随即引发满朝哗然。

“我不同你争。你总是赢。”冯善伊一皱眉，满满的自嘲，“你更漂亮，更温柔，更聪明，更有母仪天下的范儿，连你祖先都比我先人有气节。可是，我就是我，别把我拉到和你一样的高度，鄙人恐高。”

“我以为你会说，”赫连顿了一顿，“人都没了，还争什么……”

“人不是没了。而是成为口口相传的先帝。如果你想争，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因为这魏宫，从不缺人。

同样的道理，每每宿命般送走了一位大行皇帝，都会迎来新帝。

宫，是充斥着无数鲜活生命的寂寞存在。

冯善伊披着长衣立在窗前，风有些暖，随之飘来白色柳絮，一团一团开在靛青色的袖纹间，像云层一样温柔。

“新皇帝，好看吗？”

善伊喜欢面如冠玉，气如青松的男子。

很不幸，她第一次与拓跋余相遇时，对着他一脸毫无生气死沉的苍白，只得出两个字——“面瘫”。这于是成为一段极不美好的回忆。

“新皇帝，很年轻。”赫连所答非所问着。

善伊顿了一顿，回望满树青翠：“是，拓跋濬很年轻。”

善伊视线随之一乱，忆起拓跋余初登基接受皇室宗亲朝拜的那个下午。

仲夏的闷热，拓跋余裹着里三层外六层繁缛的朝服，明黄的龙袍衬得他格外苍白，连笑容都更显得格外单薄。他在午后最热的时候接受了拓跋濬的朝贺，那个少年确实年轻，面容也确实在印象中模糊了，只记得他有一双灰褐色的沉睡。也许正是因为眸色太深，她总看不出他在看向哪一处，是拓跋余或者是那皇座，她甚至还自作多情地认为他或许是在看自己。

那日拓跋余在黄昏离开宣政殿，拖着满身疲惫。他一路不出声，在长明廊的尽头忽而转过头来盯住她。他面上有细细密密的汗丝，闭上眼，长睫上凝结了一颗汗珠，顺着鼻翼散落。她听见他说，善伊，我的对手很强大。

位登九五的叔叔竟会因一个笑容清爽干净的侄儿生出满心惊惧！

八个月之后，便也是这个侄子将自己的叔叔逼死于魏宫大殿，焚毁最后的传位诏书，趁乱篡位登基。

“拓跋余的传位遗诏，明明是将皇位传给——”

赫连忙扬起食指堵住冯善伊口中欲出的字眼。

宗长义这三个字于是生生地吞入腹中，冯善伊抬起目光，一丝一丝看紧赫连，开了口道：“拓跋濬他凭什么？！”

东室那一扇朱门缓缓推开。刺眼的阳光贯穿暖室，视线忽然十分清朗。那个身影，便定定立在日月照临，风雨沾被之处，满目明黄，可以想象连神明见了都忍不住要揉眼挤眉。

他的脚步很静，袍脚滑过地砖“簌簌”的声音盖过步声。

他的眸色依然很沉，匿着永远看不至深处的静潭。

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干净，以至于她始终分不清真假善伪。

他的名字——拓跋濬。

在此之前，善伊在心底设想过无数次遇到这个新皇帝的场景，甚至编排过许多种不同的惨烈景状。她瞬间想到了最靠谱的一种可能——她不会跪他，不会向这个皇帝行礼问好，她会直呼他的名字骂他虚伪，会说即便是拓跋余死了，国印大宝也是宗长义的，眼前的他没有资格，他只是个强盗，乘虚而入的小人。而后



在他皱眉撇嘴时英勇地纵身一跃，随便撞了哪根柱子，而后血色四溅，沿着她月白色的衣衫蔓延，染出好看的梅花。

身后赫连因紧张而颤抖，善伊一个眼神递过去告诫她出息些。

赫连吞了口水，僵直了身子动也不动。

冯善伊吸足一口气，下定决心后，半个肩膀将赫连挡在身前，朝向那不近不远的人影猛地跪了下去，憋足气力朗朗念道：“皇上万岁万万岁。”

只不过半刻，赫连竟忘记了紧张，唯剩惊讶，她把眼睛睁得很大，凝向善伊一眨不眨。冯善伊保持了微笑，抬手拉拉赫连一角衣摆，示意她也跪地。

她的衣衫上从不缺梅花。其实，她也不过是谄媚小人。

每一个表情都刻着卑微，每一根神经都透着虚伪。

拓跋濬垂首只看了一眼跪于身前的冯善伊，便知道自己讨厌这般嘴脸的女子。她们就像蝇虫的尸体，散发着腐烂的恶臭，充斥在魏宫每一处角落自生自灭。她们可以温顺如羊，亦可以猛如虎狼。可是，初登大宝的他，尚不能得罪这些臭虫。

“你是在唤我吗？”回应有丝丝清冷，是刻意的凉，“是啊，我凭什么？”

头顶的声音似石上清泉的回音，善伊面上笑得似石上红梅般粉嫩，唇两侧的肌肉有些微颤。她由下至上目光如清云流风般扫过他，金底刺绣的龙靴，黄金的绸缎格外闪烁，他身后落下的长影泛着金边，正午的阳光落在他左鬓，他目中有一半的明媚。这是一位过分礼貌谦逊的帝王，还是一个刻意不以“朕”自称的胜利者。

如果是后者，这样的拓跋濬，正有些像拓跋余口中那个“强大的对手”。

拓跋濬平静地转身，袍角越过冯善伊，他看向赫连，淡淡微笑：“你，就是那个殉先帝未遂的女人？”

赫连无言，愕然迎向拓跋濬的目光。

“常太后说这样的女子有大气节，我想册封你为昭仪。”他唇角含笑，貌似坦诚，说话间将头垂了下去，耳根升起隐隐约约的羞红，“我的后宫，女人不多。”

长睫湿了，赫连眼中竟似有泪。

善伊跪得两膝发麻，她琢磨着这么一个含情脉脉的情景是否当退避。事实上接下来的状况完全顾不上她思考。

猝不及防间，赫连那一条素白的长袖滑过身前，不等她出手握住，那凉滑的丝绸便越风而去——“咚”的一声，很沉，很静。

善伊窒了一息，眨眼。

赫连轻如燕的身子，扑在冷殿长柱前，额头血流如注。素白的窄袖开满了一朵朵猩红的梅，血色蔓延钩绣的山河云纹。赫连的祖先会把自己家乡的秀美山河一丝一线钩入纹印，她的血脉中也延续着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刚烈。

善伊静静蹲在赫连身侧，以双手捂紧她的额头，鲜血顺着指缝汨汨流出，一并湿了她的袖口。

姑姑说得对，殉主的人，从不会将“生同衾死共穴”挂在嘴边，他们大多时候是一言不发，却往往蓄势待发。

苦涩的药汁冒着水汽，善伊吹散浮沫，一勺一勺送入赫连口中。

赫连在梦中连连喊痛，却极少哭。

太医说她额上的疤怕是三五年也褪不尽，善伊想，若她是赫连，听了这话，绝对会哭死。

赫连太皇太后在黄昏时来过，哭哭啼啼，临走时扯着善伊袖子抹眼泪，最后道了句——“善伊你就不教好。”

善伊听了委屈，她不过是贪吃了口凉羹，如何教，又如何不好？

“你再不睁眼，我就拿嘴喂你。”善伊此时趴在赫连身前，像饿狼般盯着身下人那毫无血色的唇。

赫连幽幽抬眼，她张了张嘴，勉强发出诡异的音调：“你敢！”

“装什么装，皇上探伤来，自会预先告知你。”善伊说着，手脚麻利地替她换药。

赫连猛地握紧了她袖子，定定出声：“那新皇帝喜欢殉主的奴才，我便殉给他看。你哪里有我脑子转得快。”

“我也没你胆子大。”善伊冷冷一笑，“不过，我信你。”

“信什么？”

“至少那一刻，你真心想殉拓跋余。”

赫连淡笑，她从前最看不惯的就是她一脸没心没肺的谄媚，只是今天她忽然觉得这丫头多少有些良心。

“你不要太感动，我说的是那一刻。”冯善伊随即强调。

“你这人，一定要引人厌恶才甘心满意？”赫连一针见血，把话说得很绝。

冯善伊一笑，蹲在她身旁，望着赫连碎乱的发：“我想要的，偏是要通过这些手法才能得到。就如同你从前想得到拓跋余，现在想得到新皇帝身侧的一席之



地，我冯善伊也有想要的。我们不过是用不同的手腕为自己争求。”

“你想要什么？”赫连喃喃。

“我想要的，”冯善伊恰似愣住，蓦然望着她，“我想要——”

“你以为能得到吗？”赫连截住她，淡漠而笑。

冯善伊扬了扬眉毛，立起身来，将外袍披了，长风瑟瑟划过袍角。她没有道别，只是眉眼间尽是离别的气息。

她行至门口，打开了房门，满满的阳光收入两袖之中。

自九岁始入宫，她伺候过两位皇帝，也送走了这两位。

宫这个地方，藏匿了太多的龌龊。作为帝王的近侍，她也知道太多不当明白的道理。在很多人心目中，这些道理的背后是不能为人道的魏宫隐秘，只是在她眼中，这不过是一个个很平常的故事。她只是一个听故事的，却也有太多的人担心她有朝一日学会讲故事。

所以，她所想要的自由，只不过是生存之下的最后挣扎。

临走前，她逆着耀目的阳光，回身看了一眼赫连，她看见她的唇一张一合，渐渐说出自己不敢说的话——

“我想殉他，却不甘死。”

冯善伊走入御花园的巷道，姑姑的宫殿迁到了西宫最西的偏僻处，今后或许会有很多机会细细观赏御花园的各色花景。

只可惜，北都的冬景，往往没有太多鲜艳的色彩。

萧索之余，这园中仅剩正对廊前那一点猩红的梅，舞得妖娆。

善伊止步于廊下静观了片刻，扶紧身侧的冲天云柱。高耸入云的冲天柱釉彩漆金是书着鲜卑文字的丰碑，载满先人灭燕、夏、凉最后一统江北的英勇。

这正对梅林的云柱，正是第七座。

七，是拓跋余的排行。

她习惯性地蹲下身子，距离柱底恰恰七寸的地方刻着那么一行字。她摩挲着，然后痴痴地笑。

“冯善伊喜欢拓跋余。”

摩挲的次数多了，竟有些褪色。那时他才刚刚登基，她拉他躲在这柱下，当刻到最后“拓跋余”三字时，他瞪圆眼珠喝她大胆，然后背过身去闷笑。她笑他当了皇帝如何还改不掉闷骚的毛病，他于是强调正是因为做了皇帝才更要闷骚。

后来的后来，拓跋余在这座云柱前亲手植了一株梅树。他说，日后只要循着

梅就能找到柱子，就可不必一座座数过来。

零星的雪在落，天地渐合在一线之间，尽是苍白茫茫。

“将这园中的梅树连根去了。”

柔细的女声浮在空气中，极其温柔的声线，传入善伊耳中分外刺耳。

从对面廊中缓缓走来的女人，披着银白的裘袍，周身散发着逼人的贵气，高高绾起的发，显得她的身姿格外修长曼妙。

她的步履很慢，一面走一面微笑，笑容与北魏的女子截然不同。她眼中是明亮的色彩，竟让冯善伊觉得刺目的阳光弱了下来。那对面而来的女人看到了冯善伊，只将唇角稍稍扬高，毫不经意地从她身前而过。

“那梅，”冯善伊抿唇一顿，“不能去。”

那女人停了步子，皱起眉道：“皇上最厌恶梅花。”

“听说，这梅树下有先帝爷的冤魂和无数梅精。”冯善伊转过身来，迎着她跪下去，“恐会扰了李娘娘万安。”

这就是传说中拓跋濬最宠幸的那位夫人。

这位李夫人与拓跋濬的关系，一说是青梅竹马，一说是少年夫妻，无论哪般，她确有骄傲的资本。更曾听说，在拓跋濬的府邸，纵有拓跋余亲自赏赐给拓跋濬的皇妃文氏，只这李申却独占宠位数年。

只恐怕，这也是最后的一人独宠了！

想起拓跋濬与赫连的那一幕，冯善伊暗自一笑，摇摇头，未有言。

“我……”李申将眸垂下，“也很想见见梅精的妖颜。”

一个无所畏惧的女人，是魏宫前所未有的先例。

冯善伊终于垂首，并非屈服于她的威严，仅仅是因那一份独特的自信而惊讶。

李申转过身去，依旧保持着美妙的姿态走远，沉重的发髻压得额头发紧发痛，她所能做的仅仅是保持微笑。

“娘娘，刚刚宣政殿传出的消息，说皇上要收纳先帝的后宫。”

李申顿了顿，动也不动。

“我不要去宣政殿了。”她提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般转过裙摆。

“娘娘。”身后宫人忙低了半身。

“回去。”李申哼了一声，才发现自己已被宫人困步，于是怒喝，“我说回去。”

冯善伊闻声转过身，幽幽望着那高挑的人影。



这就是拓跋濬喜欢的女人吗？果真是火爆的个性，难怪拓跋余在世时也会调侃他说这个侄媳是亘古未有过的妒妇。

“收纳先帝的后宫？”

端坐太和殿的女人手中端着一杯冷茶，她轻步下殿，将杯递到了他的手中。

拓跋濬应了一声，接过杯盏，只见墨绿沉底，水是冷的，再好的茶也泡不开。

“就这么做吧。”她转过身来，静静颌首，丝毫辨不出情绪。

拓跋濬略惊，忙又道：“太后。”

“承蒙皇上恩宠，我这才享尽万世尊崇。纵是太后之位，也不会忘了自己的出身。皇上放心，新帝之后宫再不会妄谈政事，更不能存一分逆上之意。”常太后句句说得坦然而温和，说的是她与他再亲她也不敢肆意。他对她再孝再敬，世人也只会说她不过是靠着东宫乳娘出位的女人。

拓跋濬的父皇在世时，从未给她半点名分。她这一生，只不过尽心尽力养育了拓跋濬，与他同患难共福祿。先祖庇佑，而今他平步青云，她亦由低贱的乳母晋升为太后，她当满足才是。

“太后，儿臣绝非此意。”拓跋濬平视着她的目光，“儿臣自记事起，所敬所爱的母亲，便只有姆娘一人。血浓于水，而恩情更甚。如今儿臣孝您敬您，皆是真心。”

“皇上的心意，我从来不怀疑。”太后淡淡微笑着，牵来拓跋濬的手握紧，目光平静，“所以后宫的事，全凭皇上主意。”

拓跋濬三分释然道：“多谢太后。”

太后苦笑了笑，又言：“皇上的担心我明白。申儿那里，我会去好好说道。”

拓跋濬仓促一笑，定定点头：“劳您费心了。”

常太后最后看他一眼，目光略显担忧，半盏茶握在手中渐也发凉，“纵是将魏宫翻尽，也定要将苏姬找出。否则哀家将永无安心宁日。”

以母胁子，借着手中苏姬的安危挟持宗长义不敢造次，不失为良策。

一言挑明心事，拓跋濬只静默不言。同宗长义的孽缘结于母胎，同为旧东宫之子，他与宗长义却从来不同。自己于父亲眼中只是代替皇世子的存在，而宗长义与父亲才是情深父子。宗长义之母苏姬，受父亲的护佑藏居于魏宫，便如暗器深埋，让人难以心安。

“听说皇上准了宗长义回京？”常太后似有似无的口气，稍作试探。事前她多

有提醒不能轻易让那孩子回京，免得养虎为患，倘若不想伤己便要远远放逐。可拓跋濬终是准了宗长义回宫的请旨，将这一匹饿虎牵到了眼前，莫不是太过自负。

拓跋濬攥过手侧冷盏，徒盯着杯中物，久久不动，淡淡道：“总要来替他义父宗爰收尸。”他言罢立身，将冷杯掷了出去，已是不想再言其他，转身即步出。

“你母亲郁久闾夫人因苏夫人曾也伤心不少。”

最后一声飘于身后，拓跋濬从太和殿而出，脚下步履竟比来时重下不少，他越走越快，引得身后中散大夫李敷险追不及。常太后黯然说起的旧事，是在有意无意挑起拓跋濬心中藏压极深的怨怼。如今拓跋余又将皇位传于宗长义，终于将自己逼入夺宫篡位的绝路。

是，他们从来都要逼自己。

行至尽处，拓跋濬猛地转过身来，他一手握拳落在柱前，沉默不言。李敷退了半步躬身只等吩咐。

“景文，”拓跋濬顿了顿，似决心已定，“三日之内，后宫大小事宜皆毕。”

“臣领旨。”李敷应着，稍做忖度，又道，“所有的女官美人尽于其列？”

拓跋濬一点头：“是，所有。”

李敷称是，却见拓跋濬目中难有的闪烁不定，又言：“皇上还有其他的吩咐吗？”

“那日在惠文殿，赫连莘身侧的女官，朕不欢喜。只她除外。”

李敷一挑眉，接道：“可是那个女中侍？”

“便是她。”拓跋濬渐转过身去，望不断雾霭沉沉，只觉这魏宫的阴霾一日甚过一日，他缓缓道，“这样的女人若留着，必败了朕后宫的风气。”

“皇上嫌碍眼，臣自可指名要她殉葬。”

“死倒不必。”拓跋濬微摇首，斟酌道，“逐到宫外去。”言罢迅速转过身去，提了袍角转入中宫首门。

李敷立在空廊之上，垂首相送，等那步子渐渐轻去，才稍做释然，将袖口束了束，回身向西宫行了去。

随侍东宫多年，出入诏命，算得上左右不离，只是这位主子的性子，他至今还是看不懂。宫中人皆知新皇帝是个淡性子，论禅向佛，不擅言辞，若说温清如玉，也有静潭之深，甚难揣测。

拓跋濬素来偏爱禅说不爱女人，这一出收纳后宫，让人实难摸懂帝王心事。

李敷持着皇帝旨意，在当日午后亲临冯太妃的西侧殿，他面无表情地宣读了



逐冯女善伊出宫的文书后，静等领旨谢恩。

冯善伊跪在庭中，似在消化着旨意。

半刻之后，她开始号啕大哭，哭得骂爹骂娘，跪着扑上去紧紧拽着李敷的袍角，蹭上去大片鼻涕眼泪。李敷退了几步，直至退无可退，只得抱着柱子咳嗽。宫中不乏这样的场景，只是他亲身经历的这一次，未免过分震撼了点。

“公公，小善伊没犯过错啊。”冯善伊瘫坐在他脚前，整齐的髻发甩成了乱蓬蓬的鸡窝，直到她甩得头晕，才一脑袋撞向他膝盖骨。

李敷猛地吃了一痛，紧紧咬牙，憋出一声：“我不是公公。”

冯善伊一哆嗦，于是转念，“嬷嬷，您在皇上跟前替小善伊说个好。”

“冯善伊。”李敷再咬牙。

“李大人，你还不如叫我去给先帝爷殉葬。”冯善伊继续抽搐，小脸哭得粉透。

“就是你想，皇上也没这个旨意，只说死倒不必。”

李敷言罢，暗念苦肉计这招对自己无用，却见脚下冯善伊愣了愣，大颗大颗的泪珠迅速抹去，面色转换得极快。

方才还是怆然泪下，此时已是风雨骤停，再下一刻春光明媚。她松了手，不忘用自己的袖子蹭干净了李敷的官袍，而后跪稳跪好，坦坦然然接旨，“多谢公公，善伊领旨谢恩。”

言罢，她仰起头来，朝他一笑。

他忽然觉得这笑容明媚得刺目，待他半刻之后反应过来，手中早已空空，才知那小丫头早已取走了文书一路快跑回殿。

“砰”的一声，殿门紧闭。

李敷愣在庭间，空眨着眼睛，仍不解其意，终是自讽一笑，转过身去，迎向二门而出。他步步迎风，却觉自己身侧不仅仅有风声，于是渐渐缓步，四探一旁僻静的角落。待走至暗处，他低了一声：“既是追踪而来，何不现身？”

风，吹动了新发嫩枝的树梢。

树下慢步而出的人影，穿着宫中最普通的宦官衣饰。他见了李敷，只由袖中掏出一封封好的信交递过去。

“这是什么？”李敷眉一抬，轻声追问。

“旨意。”那人咬字清晰。

“皇上的？”李敷又问。

“大人一看便知。”那人面无表情地行了一礼，随即离开。